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14

30 Sept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克尼平-维多利亚先生 (副主席) (多米尼加共和国)

嗣后：赫伦伯格先生 (副主席) (苏里南)

—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它任命〔18〕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会议委员会主席的信〔8〕(续)

— 一般性辩论〔9〕(续)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讲话

— 下面各位发了言：

马吉德先生 (埃及)

孔萨尔维先生 (委内瑞拉)

马哈伯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科罗马先生 (塞拉利昂)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133/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 18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
(A / 4 1 / 6 5 0)

主席：第五委员会根据其报告(A / 4 1 / 6 5 0)的第4段，它建议任命罗马尼亚的扬·戈里策先生就任特拉扬·凯贝莱乌先生未任满职位的空缺，任期至1988年12月31日止。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8 (续)

第四十一届常会的工作安排：会议委员会主席的信(A / 4 1 / 5 9 5 / Add.1)

主席：我现在想提请各会员国注意文件A / 4 1 / 5 9 5 / Add.1。它载有会议委员会主席 1986年9月24日写给大会主席的信。如各会员国所知道的那样，大会根据其决定34 / 401的第34段决定除非得到大会明确授权，大会的附属机构在常会间期不得在联合国总部开会。

正如信上所述，会议委员会建议授权南部非洲教育及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董事会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的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我很高兴欢迎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并请他象大会发言。

达图·斯里·马哈蒂尔（马来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当选为第四十一届联大主席表示真诚和衷心的祝贺。一个与马来西亚有热烈和兄弟般关系的国家的一位杰出人士当选为主席，是令人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您一致被推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是对您作为一个杰出外交家的干练和经验的承认。

我同样想感谢离任的主席德皮涅斯大使在指导第四十届联大期间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和所表示出的公正和干练。德皮涅斯大使当选为主席的任期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正值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人们对联合国的日渐衰弱表示越来越多的关切。我们是否就这样袖手旁观，看着本组织陷入它可能无法摆脱的无关宏旨的讨论，还是以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恢复联合国的生命和意义呢？如果看一看去年第四十届纪念会议期间世界上许多重要和杰出的领导人所做的发言，那么看起来好象我们大家的关切是一致的，就是本组织不应该遭受它的前身国家联盟的相同命运。在总结经验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国联为什么失败了以及它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我们或许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联合国日益受到削弱，并越来越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的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每年做一次发言，然后回国把它全部忘掉直至下一次会议的召开。除非我们采取真正建设性的步骤来改变这种形式，否则这种下降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直至人们对联合国的存在表示怀疑。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本组织不能为任何国家所服务，那么为什么又要参加呢？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对于那些小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没有联

合国的世界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获得的独立都应归功于本组织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联合国绝不只是一个象征。联合国是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对正义、对和平和稳定、对所有人类的繁荣的希望都所在。因此至关重要是联合国必须不脱离实际、它的作用得到加强并不屈从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虽然一些国家对联合国有疑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大家要想让联合国是什么样它就是这样。事实是，虽然有人指责说有“自动多数”和“极端”和“无用”的决议，但一些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一直对如何塑造联合国拥有优势。如果联合国使人失望的话，这些强大的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它们期望联合国是它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只为某些专门的利益服务。

当然，小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负有责任。纯粹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考虑是不会有有助于找到有意义的解决办法的。作为小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责任保持敏感，正如我们希望发达和强大的国家应基于每个具体问题的是非曲直和根据符合联合国的理想作出决定的那样。因此有必要使我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变得有关重要、实际和实事求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使自己成为代理人，不能在不顾所涉原则，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集团利益来作出决定。

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些原则光说而不执行，当这些原则遭到践踏但于自己有利时，他们却令人诧异地默不作声。我们当中还有些人无视这些原则，破坏小国弱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诉诸武力和军事力量。让我们这些小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成熟地、严肃地、正义和公平地行使我们的责任吧。

有些联合国的先驱会员国在由于非殖化增加了联合国会员国之后对联合国很不满，这不是巧合。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关于反对某些国家利益的第三世界大多数“多数暴政”和“自动的”的论调。与此同时，当时和现在都变得时髦的是，某些人诬蔑和诋毁联合国，指责它“预算膨胀”，决议“极端”和“无用”。

的确，如果认为联合国不需要改进，不能够变得更有效的话，这不仅是头脑简单，

甚至有害于联合国。当然，多年来积累了一些“脂肪”，需要削减。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必须定期审议其效益，但促进联合国的动机必须永远以《宪章》中所载的概念为前题。尽管联合国似乎没有逃脱一个处在萧条中的世界的影响，但实际上将目前的财政危机归咎于会员国推迟付款是粗暴地歪曲了事实。

目前现金流通危机是拒绝向联合国交付定期会费、和秘书处人员过多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尽管我们赞扬十八人小组为减少秘书处的成员、使联合国的管理和预算程序合理化所作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同意一种推理：任何会员国可以停止支付它有义务支付的会费，以迫使接受该国自己的国家立法机构单方面决定的条件。不管一个成员国可能多么不喜欢现存的规则和程序，任何修改这些规则的努力必须在大家同意的程序范围内按照现存的体制作出。建议或暗示一个会员国，不管其大小，能够单方面的把条件强加于人只会带来困难的先例，违反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宪章》和精神。以各国平等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为基础的规则和程序决不能遭到践踏，因为这是建立联合国的基本支柱之一。

不管我们对联合国多么不满意，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就要求我们接受某些基本原则，并在大家同意的细则范围内进行活动。问题不是通过大多数表决权的控制问题，而是耗时而又痛苦的进程，寻求理解和协商一致，解决面临所有会员国的问题。

我们听到某些人大肆批评联合国效率低，但这些人在联合国的确失败了某些其它问题上确令人奇怪的一言不发。这种失败不是由于缺乏努力，而仅仅是因为存在障碍，使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决议得不到执行。简单地说来，这种失败是由于大国的态度造成的。

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尽管我们多年来为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体制作出了努力，但它仍然存在，蔑视人类尊严的所有概念和原则。我们大家都不否认，在道义上

正在南非发生的事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然而，由于本来最能够拆除这一体制的几个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不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与结束这一罪恶体制，这一体制仍然存在。这些国家一方面谴责种族隔离，另一方面却继续向它提供援助，拒绝放弃基于“建设性接触”和“婉言相劝”的显然失败了的政策，但人们知道，这些国家在解决自己问题时曾进行海军封锁。

种族隔离是一个为了建立和保持少数白人对多数黑人的统治而将种族主义制度化了的体制。最近南非事态的发展不容置疑地证明，说服不会使比勒陀利亚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确，该政权疯狂而坚决地致力于保持和加强种族隔离。因此，进一步奉行诸如“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旨意味着向比勒陀利亚发出错误的信号。

现在，前进的路是严肃地进行制裁。有些国家争辩说，制裁是没有效的，将只会给前线国家带来困难，使南非黑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人们承认，对于非洲邻国和南非黑人来说，制裁不会是没有痛苦的。但他们长期以来在种族隔离之下所蒙受的侮辱岂不是更为痛苦？此外，如果我们都有决心，那么我们能够为减少这一痛苦和带来迅速结果所能作的事很多。

南非黑人和前线国家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殖民主义国家造成的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它们完全依赖于南非。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报复将是轻而易举和有效的，南非准备破坏交通运输、特别是陆封国的交通运输将使报复更为有效。在这方面，某些国家豢养的叛匪帮助了南非。

在哈拉里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支持南部非洲的团结资金，但如果要使援助有任何实质内容或效益的话，就必须有西方世界和日本的支持。在柏林封锁期间，为打破封锁组织了大规模的空运。必须以热爱自由世界的同样决心和同样方式来打破南非的反封锁。

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拙劣表演及其令人愤怒的种族隔离政策迟早必定结束。让我们一起帮助使其尽快结束。让我们决心通过封锁南非，帮助确保前线国家以得到援助和物质。

那些表示信仰崇高原则，并随时准备为所谓的镇压自由而对第三世界国家加以谴责，甚至进行颠覆的国家现在该是把它们的话变为行动的时候了。南非必须得到解放。纳米比亚必须在没有任何“联系”并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归还其人民。由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的所谓罪行而把纳米比亚人当作人质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巴勒斯坦问题是联合国未能发生影响的另一个问题，尽管几乎从联合国诞生之日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出现在议程上。由于不能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导致整个中东地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

巴勒斯坦问题是在赶走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色列之日起开始存在的，既然以色列的存在取决于联合国于1948年作出的一项决定，这项决定得到大国的尊重和维护，那么同样这些大国，如果不是以色列的话，就有义务尊重并维护联合国后来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

时钟不能倒拨回去，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巴勒斯坦人民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具有其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现实。巴勒斯坦人已沦落为一个难民民族，已有两代巴勒斯坦人出生于难民营中，他们遭受追逐、迫害、轰炸和诽谤，这同样是一个事实。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到的浩劫。另一方面，以色列由于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和保护，就像得到授权一样能作它所喜欢作的一切；超级大国所处的地位能挫败国际社会为寻求建立在正义之上的解决方法所作出的任何努力。很明显如果超级大国不执行公平的政策，联合国就无法采取行动。以色列的疆界将继续扩展，它将任意吞并阿拉伯的领土，不管以色列采取的行动多么可怕都将会以保护其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得到开脱。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民由于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不像以色列那样具有合法的手段。同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统治的、带敌意的新闻媒介。因此与以色列人不同，巴勒斯坦人在为权利和民族特性进行的斗争中要克服各种不利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巴勒斯坦人一直遭到世界的谴责，而世界却忽视这一事实：以色列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产物，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和其它地区对阿拉伯人民所进行的无休止地恐吓，骚扰和迫害纯粹就是一种建立在恐怖主义基础之上的政策。

既然我们谈到恐怖主义问题，让我明确地申明我国与国际社会一起谴责恐怖主义。联合国能够以协商一致通过反对恐怖主义的决议，这确实很有意义。我们的关心必须同样包括由政府所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在谴责恐怖主义的时候不应该具有选择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一事实：类似以色列所推行的那种政策的基础是恐怖，这些政策遭到以同样的恐怖心理为基础的报复。如果我们要谴责并采取行动反对恐怖主义，我们就不应该具有选择性，更不应该把它作为反措施。

在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大危机中，绝大多数国家也许除了表示道义上的愤怒，发出呼吁和请求外，已成为旁观者，没有能力采取行动或施加影响。既使在一些似乎是有限的局部冲突中，仍然透露出大国插手的痕迹，使冲突火上加油。在有一个大国参与并公开无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基本原则时，我们没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但是作为发展中的小国，当瑞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重要的原则遭到践踏和无视时，我们仍然必须继续表达我们的意见，反对这种势力。我们所有的小国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阿富汗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遭到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的侵略和占领。苏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承担解决我们所托付的世界和平和安全问题的国家之一，然而苏联却作出了这样的行为，这不能不使我们所有的人处于永久的恐怖之中。我们永远不能把阿富汗国内所发生的事当作既成

事实加以接受。正如阿富汗的绝大多数人民不顾可怕的遭遇将继续抵制侵略，同侵略进行斗争，我们也必须继续谴责苏联及其傀儡的行动。

同样国际社会永远不应该默许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确实国际社会一再重申对越南的谴责，但是那个国家坚持顽固不变，继续拒绝为寻求和平解决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这确实是一种傲慢的态度，由于越南从一个超级大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因此其态度就变得更为傲慢。越南本身曾不得不进行长期的斗争，反对外国统治，现在却企图对一个弱小的邻国强加其统治，这不能不是一个讽刺。

正如我们支持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一样，我们也必须支持柬埔寨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赞扬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抵抗运动所作的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一直鼓励实现谈判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敦促越南对其拒绝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所提出的八点建议加以重新考虑。

马来西亚认为八点建议包含了进行谈判的建设性构架的要素，由于这个建议的基础是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全国和解的政策，因此这类谈判就能导致实现全面和平的解决。八点建议还提供所有各方都能参加的自由选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公正的，可行的建议，是符合自决原则和联合国的原则的。但是，越南似乎坚持要拒绝除其自己的军事解决以外的任何解决方法。

超级大国及其代理人在中美洲同样活动频繁，企图通过颠覆和通过挑起和策动叛乱来按照它们的想法来控制当地的政府和国家。当谴责这种行径时，本组织中的大多数是错了吗？如果有“自动多数”，那么难道超级大国当它们不喜欢大多数国家立场时，就没有自动使用残暴势力的倾向吗。

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裁军问题，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很明显，如果主要大国没有决心通过谈判来禁止核扩散和最终消除核武库，裁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目前已经积累了足够摧毁整个世界的核装置，我们就是想要处理掉它们也不行，我们已经使我们自己永久地处于遭受辐射和破坏的担惊受怕情况之下。末日也许比我们想象的离我们还近些。

人类的生存不得不依赖于“恐怖均衡”，这的确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马来西亚人由于给贩毒的白人定罪，并将其它犯有同样罪状的人吊死，而被称之为“野蛮人”。我们应该把那些为了实现自己战争战略而要消灭全人类的人叫做什么呢？

不能通过将有限的资金浪费在核武器上来维护和平事业。如果超级大国禁止它们各自的核储备，我们不会要它们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消除贫困、饥饿和疾病。它们完全可以把那些资金花在自己身上，就是这样也要比毫无价值地生产这些残酷性的毁灭性武器强得多。

自从1985年上届联合国大会以来，世界经济局势大大恶化了。我们今天是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局势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在纽约开会的。近几个月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破坏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我们并不愿意把所有的弊端都归咎于富国，但事实仍然是，它们的行动仍然是我们前所未有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让我们看一看国家债务问题。当七个富有国家发生贸易不平衡时，它们的解决办法是迫使日元和荷兰盾重新定价。许多东南亚国家大量借贷日元。仅仅是日元的增值就使马来西亚所欠日本的债务增加了50%。其它国家情况更糟。

如果问题在于大量日货进入北美和欧洲，要是把进口税定的很高，对穷国的损害也会稍少一些。但给我国经济带来混乱的日元升值并没有限制日本产品向北美和欧洲的进口。

发展中国家都是依赖于商品出口来获取外汇的。不是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被压低了，有些商品的价格降低了60%以上。有多种因素导致了这场全面价格下跌。

第一，新技术使得传统的原材料不那么重要了。要么是因为像在通讯方面用玻璃纤维取代铜线那样的新型廉价材料，或者是用量大大减少，以致于使输入的原材料不那么重要了。同时，新技术还大大地提高了原材料的生产。

这样就出现了过剩的局势，而当富有国家补贴商品的生产 and 出售时，这种局势

就进一步恶化。穷国的补贴永远到达不了富国那样的水平，因而它们就丧失所有的传统市场。

如果说在过去，贸易条件很不利，我们不得不出售更多的商品以支付很少的制成产品，那么现在，我们甚至不能为了支付昂贵的制成品而出售更多的商品了。各国政府感到挣得足够的外汇来偿还债务越来越困难了。

商品价格的瘫痪导致了一系列的反响，使得所有经济活动都减缓下来，或者被迫停滞。正是在这时，债权国就成为了掠夺者。

我们怎么还能说，富有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经济惨状不负责任呢？我们怎么能够平静地看待七个工业最富有的国家今后所召开的会议呢？

目前，国际金融和财政系统也是不完备的。主权国家不再是自己货币的主人。包括银行在内的投机者们可以随意增减货币价值。货物的交换被货币交换所取带。局势是混乱的，如果要解决债务国和债权国的问题，认真的人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新型的更为有秩序的金融制度。

首先，债权国必须帮助增加债务国的增长率。必须降低利率、稳定汇率、减少预算赤字、使主要发达国家计划性复苏和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得出口市场的机会。

此外，国际金融机构除提供短期筹资措施以外，还应提供资金，以满足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项目的要求，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在此方面应该起到主要作用。

马来西亚最近通过在科伦坡主持召开第二届国际南南会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家、学者和政治家会聚一堂，讨论了世界的经济局势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办法。我们不能接受唯独七个富有国家有寻找它们自己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办法的权利。它们的汇率解决办法已经使得我们进一步贫穷。已经建立起一个以前总统尼雷拉先生为主席的南方独立委员会，来为我们审查和提出现实措施。我们希望，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想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本委员会。

马来西亚愿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道呼吁发达国家公正平等地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确保一个稳定持久的国际经济增长，促进和响应有益于所有国家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马来西亚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欢迎今年九月在埃斯特角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我们面临的一个需要迫切注意的重大问题是国际毒品问题。这一威胁在目前的种种表现形式，包括征服整个国家，强调有必要采取具体和重大的国际行动，以消除这一威胁。因此，马来西亚欢迎明年6月召开国际滥用毒品及贩毒会议。这一机会决不应错过。我们应当汇集所有的资源和努力，以消除这一摧残我们各国活力的灾祸。

在马来西亚，我们作出了充分努力，以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同一切形式的毒品威胁作斗争。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根据我们的法律，而不论肤色和信仰如何，处决毒品推销者和贩运者。我们情愿不能得到某些方面的欢心而不愿意沦为虚伪。只有在这些罪犯知道他们将不可能活着享受自己的不义之财时，他们才会停止。死刑对于这些罪犯来说仍然是公正的处罚，因为只有死亡才能制止这些不幸与死亡的制造者。

对我们来说，这一战斗刚刚开始。国际社会必须对滥用毒品和贩运致命物质的现象宣布进行总体战。关于毒品的国际会议不仅仅应当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同时，所有与会各国必须在政府最高一级作出坚定的政治承诺，尽力而为。在这场针对这一威胁的战争中应当不遗余力，寻求一切途径。我们希望这种政治承诺能够以联合声明或宣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对《多部门全面行动规划》的补充。我们认为，此类政治意愿的表达对于成功地执行我们已经规划出的行动来说是必要的。

一旦作出了政治承诺，那就应当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进攻毒品的来源，不论这一来源出于何方。必须进行总体战争，必须使这一战争国际化。销毁毒品生产的战斗规模太大，费用太高，任何一个生产国都不可能单独进行。

主席先生，你对南极问题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及大会给予的支持使我感到高兴。联合国的这一积极承诺加强了马来西亚和有类似看法的国家的决心，继续致力于实现建立一个向全人类、而不是只向少数国家开放的南极这一目标。

南极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正是为此原因，我们绝不能屈服于某些

国家为使我国撤销自己的承诺而施加的压力。应当将南极置于国际接受的制度管理之下，使全人类受益。我们依然决心同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南极条约》协商国一道实现这些目标。去年，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但没有产生协商一致的意见。尽管大多数国家表现出了真诚的意愿，但这些协商国依然保持顽固和蔑视的态度。

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关于南极的更多的情报和最新的扩大的研究报告，关于矿物开发制度谈判的情报以及各协商国对联合国大会禁止南非参加《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呼吁所作的随后反应。然而，这种理智和温和的态度并没有被接受。

我们并不寻求对峙。我们并不希望威胁各协商国的安全与利益，也不希望摧毁协商国已经建立的构架。我们所要求的是建立一个国际社会接受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南极管理制度。我们所寻求的是改善目前存在缺陷的状况，这一状况具有排他性，因此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愿望。

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十分明确、十分清楚。我们不应当在致力于实现1982年提出的目标方面退缩。协商国不合作、不参加的做法并不会使我们停止寻求实现这些目标。协商国有权利参加或不参加，但对我们来说，决定已经作出。因此，我们呼吁各协商国同我们一道致力于实现这些普遍赞同的目标。

最后，我希望重申，马来西亚支持对联合国的所有承诺。如果联合国要继续对世界和平和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与小国的进步作出贡献，那我们就必须履行自己对联合国的义务与责任。正如大国不应当期望仅为它们服务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应当以同样的原则行事。必须恢复联合国的活力，使其能够为全人类服务。大国在维护联合国的作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因为它们在创造或破坏联合国方面总是占有上风。甚至对大国来说，又有什么替代方法吗？也许只能是恢复单方面的作法与联盟的制度，面临随之而来的危险。

主席：我代表大会谢谢马来西亚总理所作的重要发言。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默罕穆德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厅。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首先，我高兴地热烈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第41届大会主席。你的当选是对你建设性的努力和广泛的外交技巧的承认。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孟加拉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的感谢。

自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会通过关于确认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的第1378 (XIV)号决议后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然而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实现这个目标，但在实现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核战争的危险一直存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和缺乏信任，错误计算的可能性以及核弹头储存的增加都刺激了核战争危险的存在，目前核弹头的总计已达到令人可畏的八万枚，足以数次摧毁世界。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埃及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就一些建议和是否缔结新的协议限制核军备，延长现有协议有效性，或是批准那些还未被批准的协议恢复对话。这是令人感到有希望的象征，我们真诚希望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希望讨论能最终导致通过一项协议或几项协议限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水平。我们非常重视美国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下一次首脑会晤，旨在于停止军备竞赛的努力以新的实质性推动。

去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次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载有国际社会政治意志的最后文件。我们期待不扩散制度得到新的推动。核武器国家尤其是具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核裁军负有特殊责任。

埃及认为不扩散条约作为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本身不足以保障横向和纵向不扩散核武器。必须做出另行的安排与不扩散条约一起使人类免遭核威胁。这种安排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埃及主动号召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埃及还是大会历届会议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通过的所有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最近世界遭到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的袭击，这使得许多无辜公民死亡，并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种恐怖和关切感。面对这种对人权和贸易、游旅活动的公然威胁，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采取集体措施，无论是政治或法律措施，来对付和阻止这种现象，以便保证世界上所有国家及其公民的个人和经济安全。

第四十届联大一直通过第40/61号决议，这项决议确认各国签署有关协议

作为一种法律措施保证进行国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决议还敦促会员国在政治合作的构架下采取单独和集体措施，消除这种现象的根源。然而仔细观察实际上得到执行的条款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仍然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集体措施。

鉴于埃及认为采取具有牢固法律基础的一项有效政策反对这个灾难是十分重要的，穆巴拉克总统在向欧洲委员会议会发表演讲时，建议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缔结一项国际协议，使各国进行合作反对和阻止恐怖主义，这项协议将弥补现有有关国际文件的漏洞。提出的协议应该考虑到找出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源的办法和采取必要措施与之作斗争之间的联系。埃及政府目前正在就这项建议进行磋商，以便确定这项提出的协议应包含的能够得到接受的主要因素，以及正式向大会提交这个问题的时间。

三十多年来，中东地区一直是战争和毁灭的战场，这是由于阿以冲突的继续和出现了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的年限几乎与联合国一样长。这场冲突使得数千人丧生，使得宝贵资源枯竭。这场冲突还使这个地区陷入一场国际两极化，冷战和直接与间接干涉的混乱。

由于我们经历了这场冲突的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阶段，我们对于这场冲突各种因素和各种方面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信念，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这场冲突的关键。

埃及在进行战争与和平的斗争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加深了我们的信念，即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这场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对话和谈判，而不是使这个地区及其人民陷入僵局的对抗精神和武力。

对话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然而它无疑是在不放弃权利或就原则问题让步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的正确选择和办法。埃及和以色列就仲裁某些有争议的界桩地点所达成的协议是遵守国际合法性并且在国际合法性、《宪章》条款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进行悄悄外交的例子。埃及希望这种办法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对土地具有合法权利的人，只要他们相信他们的论点和证据，相信国际法对于他们权利的支持，他们就绝不应该犹豫或害怕进行谈判和对话。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实现和平，并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早就应该达成的历史和解奠定基础。这将使得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包括解决所有方面的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可能。近年来破坏和平进程的贯性是令人关切的另一重要问题，因为它预示一场倒退。

埃及正在为恢复和平进程而认真地努力，而且认为穆巴拉克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今年九月在亚历山大召开的最高级会晤是向各方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迈进了一步，是使双方更为深刻地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中心作用，同时也是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一个关键。只有通过把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作为谈判的形式才能实现解决阿以冲突。在这谈判中，所有与冲突直接有关的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应该在平等的地位上参加。应该进行为这些谈判而做的全面准备工作，安理会作为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组织，应起到它的作用。

埃及由于其地理位置，联系以及长期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埃及作为冲突的直接一方，为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埃及的准备最为充分。因此，埃及呼吁把1987年作为中东和平谈判之年。

在阿拉伯地区，埃及一直是以认真和负责的态度行事的。埃及一直呼吁各方立场的协调，放弃分歧以及通过一项和平战略，这项战略将确保发动一次为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国际集体行动。

由于埃及同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存在着平衡的关系，埃及可以参与一个认真的对话，以为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创造最佳条件。

埃及知道即将开始的新的一轮国际外交行动将为实现其目的给予这一历史性和平进程新的动力。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新的行动再次证实了埃及立场的正确性，埃及主张通过承认权力，消除非正义以及医治创伤使该地区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与共存的状态。

清楚地载于本组织《宪章》中的国际合法性确保世界所有人民无一例外地享有

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国际集体行动的适当依据。联合国长期以来通过的有关阿以冲突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不断受到了国际的一致同意，并构成这一国际立法的基础，据此，我们努力贯彻其中的条文。

埃及的外交政策曾经被并且继续为创造国际和地区条件而努力，这些条件为准备召开一次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提供了最佳气氛，这个会议将作为冲突各方都参加的谈判和对话的一次机会。埃及与各国际大国，阿拉伯各方、特别是兄弟的约旦和巴解组织——这一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一道协调自己的行动。建立这样一个气氛的一个基本因素是采取一个一致的阿拉伯立场，这一立场基于如下承诺：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有合法权利收复它们在西岸、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加沙、和叙利亚戈兰高地的被占领土；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与约旦合作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埃及的外交政策一贯认为达成一个可接受的有关约旦和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之间合作的方案，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朝正确方向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埃及的外交政策认为1985年2月的约巴协定不仅构成了采取一致行动的基础，而且还进一步保证了在谈判阶段和今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立场的实力。

建立一个全面和公正的和平大业将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上的苦难。同时也能结束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以色列的政策与实际做法，在以色列军事占领后的多年内，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受到了侵犯。

埃及对于黎巴嫩形势的坚定而原则的立场一直是支持黎巴嫩合法政府，呼吁所有黎巴嫩人，无论他们的信念、信仰和党派如何，都团结起来并统一他们的国家，从而在黎巴嫩恢复安定，在外国干预的可能性前关上国门，并通过黎巴嫩人的意志实现自由。埃及呼吁所有外国部队从黎巴嫩撤退并尊重黎巴嫩的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埃及向为维护该国和平而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表示敬意。埃及呼吁各方尊重这一重要的国际存在。

海岸地区的局势仍然不稳定。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因此，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十分紧迫的是加倍努力以阻止这一毁灭性战争的流血。这一形势的严重性在于身受伊斯兰教的纽带连结在一起的这两个接壤的穆斯林国家间的冲突年复一年地继续不断加剧。埃及关于这一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和有目共睹。埃及曾经，并且继续将极力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努力，至于解决方案将在尊重国际法的条文，《联合国宪章》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基础上，恢复双方的权利。只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如果受到了挫折也绝不能阻止我们继续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与稳定作出努力。*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支持。我们希望，这一努力在最近的将来将获得成功。

伊拉克已经坚决表示它有诚意结束这场血腥冲突。它表示愿意对联合国内外关于停止战争的努力作出反应。它对进行谈判以全面解决这一争端的设想表示欢迎。此外，它还提出了旨在停止这场血战的倡议并接受这方面的建议。埃及希望，伊拉克自冲突以来所采取的合作和积极的态度将使得伊朗方面也作出类似的反应，特别是因为，埃及相信，来自伊朗的威胁不仅局限于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而且威胁到海湾地区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安全与稳定。埃及不能接受也不能宽恕这种威胁。

南部非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暴乱日益加剧，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及其军事冒险主义，近年来紧张局势与暴乱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特征。在南非内部本身，种族主义政府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起来要求获得平等和人的尊严的权利所作的反应是，进一步地镇压与恫吓。数百个黑人公民成了这些行为的受害者。

* 副主席克尼平—维多利亚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会议。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而完全无视本世界组织在这方面所通过的决议，主要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中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坚持要把该决议的实施与其他外部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完全不属于纳米比亚问题直接有关各方的管辖。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三个非洲邻国的首都发动军事攻击，这表明它以权压人的傲慢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安理会所代表的世界各国都一致谴责这一行为并感到遗憾。

根据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些行为及其给南部非洲局势带来的严重和危险后果，为了避免该地区出现不可估量的大灾难，就要迫使该政权遵守文明行为准则、国际法规定和联合国决议。为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安理会按照其根据《宪章》所承担的各项责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埃及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参加了外交部长一级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讨论，这不仅反映了埃及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非洲解放事业，而且也说明，我们认为有必要加紧国际及其行动，使正在进行斗争的非洲人民尽快实现独立，并在国际社会和本组织中获得其合法席位。

建立一项特别基金以帮助前线国家解决由于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而产生的问题，这种行为将能真正体现团结一致的精神。它是我们团结一致、为消灭世界上这一地区仍然残余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斗争的具体表现。埃及还相信，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最高级会议上所采取的对话和劝诫政策将为不结盟国家和非洲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打通谅解的新渠道，以便根本解决南部非洲问题。

埃及支持秘书长旨在公正解决阿富汗局势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将确保兄弟的阿富汗人民和平、自由和稳定的权利。我们欢迎一切旨在加速使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倡议。

我们希望，秘书长旨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这样，希土两族塞人就能实现其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为共处和合作达成适当的方案的希望。我们重申，有必要尊重两族人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有必要通过国家团结和和睦协调两族人民的合法利益。我们也重申，有必要保留塞浦路斯的团结、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

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军并和平解决柬埔寨争端是恢复和平和友好睦邻关系的根本条件。根据朝鲜人民的意愿和平统一朝鲜半岛是为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并减少该地区紧张局势所存在的潜在危险性的关键。

埃及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援助集团旨在中美洲实现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各项努力。埃及要求停止试图干涉这一重要地区内政的作法。它还要求尊重该地区各国间的友好睦邻关系以及边界不可侵犯性。埃及还要求避免把该地区卷入大国间的国际竞争，以实现该地区人民的幸福。

埃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要求它，理当遇到关系到各国的重大问题时，不管是关系到一国还是几国，富国还是穷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认真对待，例如：日益恶化的债务问题，高利率，兑换率的持续不稳，发达国家日益扩大的保护主义做法，发展中国家原料和商品出口价格急剧下降以及它们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向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讨论债务问题时所采取的负责任的态度。债务国表示，它们将遵守契约合同，同时也为履行这些债务规定一个条件，及：相互责任的问题，这就要求债权国和货币与金融机构与作为债务国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合作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威胁到整个世界经济。

当然，我们必须鼓励和赞赏国际社会为了解决非洲的经济危机而作出的短期和长期的努力。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大会这次特别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还是给捐助国在援助贯彻《1986——1990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行动纲领》方面规定了道义义务。

尽管特别会议重申非洲国家决心为经济改革承担主要责任，会议也表明，发达国家也不能逃避责任，不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和协助非洲的努力，从而帮助非洲大陆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国际社会已经承认有必要为填补充分贯彻《联合国行动纲领》方面的缺额提供额外的资金。会议也承认有必要采取措施，减缓非洲外债还本付息的负担，以便使非洲大陆能够把资金和潜力用于增长与发展。

我们强调，国际社会的任务在目前阶段还未完成。相反，我们应当在政治和技术方面采取具体的步骤，在特别会议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以便完成这一义务。

我们同样呼吁债权国政府和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和银行，与债务国进行协调与合作，以便找到解决债务问题的持久的方法。这样一种方法应当维护人民的权利并确保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过去二十年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已经经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阶段。这种合作的新概念和目标已经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中发展起来。这些概念的基础是集体自力更生的理论，已经被转变成为具体的目标和详尽计划与方案，被写进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合作的行动纲领之中。

今年8月在开罗举行的有关七十七国集团中发展中国家成员间的经济合作的高级会议为在现实的基础上总结这种合作的经验并为未来的行动战略制定一项方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会议确保了最佳利用资源和贯彻各国在互利基础上参加的经济上可行的项目；会议还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补充和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技术。当时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开罗宣言》为能够确保未来这种合作的信誉、有效性和互利的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发达国家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我们希望，本届会议上能够特别重视这一问题，以便能够确保开罗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能够继续下去，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最近，人们再次对联合国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就我们而言，我们相信这种疑问是毫无根据和极其错误的。四十多年前联合国的创建表明国际社会需要这个组织。在目前这个国际交往已经增加了的时代，在战争与平时时期，联合国的存在和力量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包括大小国家，发达与发展中国家。

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会员国重申致力于《宪章》，并继续支持联合国，以表明它们继续对联合国的作用抱有信心。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会员国，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采取了不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立场。

这在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的任何努力必须首先产生于必要的政治意愿。自然，这种努力必须是持久的共同努力。当我们谈到一致努力的时候，我们想到需要所有会员国与作为联合国首要行政首长的秘书长进行充分和真诚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十八国集团在去年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各国代表团和各会员国承担自己的全部责任，讨论十八国集团的报告和秘书长有关这一报告的评论非常重要。

真诚地参加这一努力需要我们有根据对联合国活动的客观的评价进行必要的改革。因此，必须停止对联合国施加财政压力的作法和为了达到预先确定的只反应眼前利益的目标进行改革的企图。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使联合国的工作合理化必须考虑到联合国的特别性质和国际舞台正在改变的情况，以及世界所有人民的利益。

孔萨尔维先生（委内瑞拉）：我代表委内瑞拉祝贺乔杜里大使当选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并重申，我们对德皮内斯大使明智和熟练地指导大会去年的工作感到满意，去年在很多方面对联合国来说都很重要。

委内瑞拉再次向大会发言，重申我们致力于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并捍卫和平与国际共存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才使联合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也有必要强调，人类正在建立一个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时期。我们生活在混乱和无法否认的风险之中。在这种时刻，人们很容易对人本身和他们建立和维护一个在各国关系中没有暴力和霸权欲望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失去信心。正如圣约翰·佩尔斯所说：“毕竟，面临危机的就是人类本身”。

尽管联合国在它不长的历史上面临无数的障碍和陷阱，联合国组织依然是目前国际斗争中代表理智的关键因素。人们有时对联合国的批评常常忽视了联合国这一组织存在的深刻意义，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召集绝大多数的国家，通过对话和文明的辩论，敦促它们正视自己的问题。

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发生过另一次全面的战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极不稳定的“核和平”并不是各国自愿选择的安排，更不能令人安心。相反，这种状况是一种无限制地竞争的结果，其根源是恐惧、不安全感以及某些国家企图统治另外一些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环境，我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把和平看成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时刻都受到威胁。力量的平衡确实有助于和平，但是它绝不是和平的保障。

回顾本世纪所爆发的两场破坏性最严重的军事对抗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最近的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欧洲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而第一次大战是在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状况存在的情况下爆发的。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核时代中，当人类明确地面临着可怕的自我毁灭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实力的平衡来维持和平；必须超出这一狭隘的概念，为和平建立真正牢固的基础。

这是一种建筑在深刻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相互宽容的价值观念、对话和国际合作基础之上的和平。我们认为，这也是联合国的使命——不断地努力为和平事业提供道德价值的支持，促进各国自愿地达成协议，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共同生存。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委内瑞拉十分担心地注意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竞赛惊人的速度，它们似乎在疯狂地发展，而且不断升级。

我们认为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重申我们对裁军和军备控制目标的支持，希望目前在各个机构进行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能够不断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中小国家有义务和权利不厌其烦地指出在国际上出现、关系到各国的危险。

我们拒绝外空军事化的任何企图，尽管有人企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在今后消除核威胁的光明大道；而在实际上提出更先进、复杂、不现实而又代价昂贵的技术方案，以躲避我们时代的政治和道德上的困境的新企图。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一心追求技术领先的倾向，如不断地生产越来越复杂和破坏性更大的武器系统，正逐步地使掌握技术成了目的本身，严重地削弱了应成为各国关系指导的政治和道德上的监督。因此，我们坚持地认为军备竞赛不断地使我们的人类和地球遭受严重、不可估量的威胁。我们要不停地谴责这些威胁的荒谬。很简单，我们绝不能甘心地接受一个危险、无法控制的局面。

核武库的膨胀，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大国对各种区域性问题的干预，使得东西方紧张关系加剧。这些状况和其它恶化的现象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毫无积极意义。

鉴于某些势力顽固地寻求恢复一个完全两极化的世界，一切希望保持重要的独立、外交的灵活和政治上自治地位的国家，应在大会上重申真正的不结盟原则。

在过去的10年中，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对旨在不断地缩小工业化国家和那些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的经济差距的全球性南北谈判进程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目前的局势已变得极其矛盾：发展中国家正经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帮助解决这一危机的政治意愿却正在不断地下降。

很明显，我们对于这种贫困和社会、经济落后状况将会产生的危险缺乏必要的认识。这里关系到的问题是一个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因为大多数人类正在痛苦中呻吟呼号，因为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毫无保障。

平衡地看待问题的基本条件也要求我们指出世界上出现的积极的变化。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我们认为近年来最令人鼓舞的变革之一就是民主的恢复，这种情况已经逐步地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出现。

多年来，委内瑞拉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由专制政权占多数地位的大陆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拉丁美洲的地图上看到专制统治的悲剧性现实。 这些政府的明显特点就是镇压和大规模地践踏基本人权。然而，走向民主的浪潮已经无法压制。

我们知道，在我们地区维持民主并不容易，因为专制政权在它们的背后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创伤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委内瑞拉相信，这一次的民主进程将是持久和不能逆转的。 委内瑞拉总统最近指出：

“拉丁美洲各国的民主政府现在必须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加强自己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规则。 委内瑞拉坚定地支持建立一个充分自由的地区的努力，进行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 我们对拉丁美洲最崇高事业的支持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这种支持的感情才促使我们在本届大会上提出沉重地压在拉丁美洲头上的令人不安和充满冲突的经济现状，它严重地阻挠着我们人民改善生活的一切希望。

专家和专门机构的结论准确地说明了目前的状况。 我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正经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地区的人均收入自1980年以来下降了几乎9%，降到了1977年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下降到1960年的水平。某些地区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上升到50%。 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通货膨胀严重，几乎达50%。 据估计，外债的数目在3,8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使得我们的任何发展努力都变得希望渺茫，特别是鉴于拉丁美洲地区将近40%的出口收入被用来支付利息。 事实上，在过去4年中，我们这些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移了大约1,060亿美元——正如一名美国专家最近指出，这个数目是德国在20年代所支付的战争赔偿费的两倍。

在《一九八六年联合国世界经济调查》中，详细分析了从南至北的反向资金净转移的奇怪现象，这就是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在经济社会理事会的上一次会议所通过的第1986/56号协议中强调了这一问题，这项决议象大会提及了有关审议这一令人苦恼和难以容忍现象的问题。正象维利·勃兰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是让病疾者为健康的人输血”。

因此，情况很明显，我们正在面临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这种局势需要我们以特殊的努力共同采取行动。拉丁美洲民主国家已经为寻找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尽了它们自己所应尽的责任。的确，即使在我们国家面临着极其艰巨的条件下，我们始终在实施着富有理性的和经过周密思考的管理经济生活的政策。

我们必须重复的是：外债负担和日益抬头的经济保护主义潮流——它们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行为准则——正在削减发展中世界各国进步的能力。这种局势是必须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得到改变。我们希望这些变革将能够在对话和一致行动上进行，积极实现人类共同的命运将是指导我们进行这种对话和行动的方针。

77国集团各国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向大会提出了优先审议这一项目的要求，即“货币、金融、债务、资金流通、贸易和发展等相互关联领域”的项目，其中包括筹备一次各国普遍参加的关于着眼于发展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会议。

我们相信最近刚刚通过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将有可能恢复国际贸易体系所应当具有的多边性，而且尽人所知，这种多边性已经在最近几年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起草有关扩大贸易领域使之包括诸如劳务等项目在内的多边原则和准则不应当成为解决迫在眉睫的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问题的条件，也不应当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因为其中保护主义贬低了这个体制的信誉并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它们通过出口实现多样化的希望。

委内瑞拉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新一轮贸易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不是开放的和毫无条件的，这次会议理应通过国际性的努力以便建设性地解决现成的问题并制定一项符合集体利益的贸易体系。

联合国在其所有考虑的问题中，始终对于发展给予优先考虑。我们认为现在是强调这个关键问题的进一步重要意义的时候了，这是我们时代最基本的挑战。我们必须通过联合国组织找到新的方法，以便能够恢复多边的努力，仅仅在几年前，我们几乎就要很快取得富有希望的成果了。委内瑞拉准备毫不犹豫地进行合作以便促进南北和南南行动计划，我们对这些计划过去是支持的，今后将继续给予支持。

拉丁美洲各民主国家已经并正在对于中美洲的局势进行谨慎的研究。孔塔多拉集团和其它支持集团为争取和平而采取的坚持不懈、耐心的和坚定的行动证明了我们无法找到一项拉丁美洲解决该地区这些紧迫问题的方法。

委内瑞拉积极参与了孔塔多拉集团的这一努力，它相信，我们必须准备竭尽全力寻找一项解决该地区冲突的和平办法并采取各种形式的努力以便结束相互敌对的气氛，因为这种气氛将会导致这一长期遭受苦难的地区爆发普遍性的和自相残杀的战斗。

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正在采取的行动是政治行动，其价值在于保持对话并使对话具有可能性。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一手段在实现相互信赖气氛并确保所有各方都具有实现最终目标政治意愿方面的价值，这一最终目标就是：签署并实施《在中美洲实现和平与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我们决不会松懈我们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坚持这条道路；只要那些在这一地区有既得利益的势力放弃它们决心延续在这一地区目前存在的对立气氛的顽固态度，而这种气氛是那些阻止通过谈判来解决危机的外部因素所进行的干扰煽动起来的。

除非该地区各国不是在外国的压力下采取行动，而是能够达成使和平共处成为可能的协议，并且在尊重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化的民主，否则中美洲的和平是不能成为现实的。

委内瑞拉始终不渝地履行着它对保护基本人权体制的承诺，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在各个领域中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给予应有的保证。这并不是在

某一特定时间或者某一领域中所作出的权宜性姿态。正相反，它是我们一个不可变更的信念，同时也是我们民主体制中宪法所规定的一项使命，这一信念反过来又鼓励提高了委内瑞拉民主的平等性和正义性。升为了遵守它的这些原则，委内瑞拉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的各个机构，以便推动和支持所有旨在使那些不断违反这种权利的国家作出积极变革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还对那些最终成功地跨过了自由的门槛并采取了一项民主方针的国家投了信任票；因为在我们看来，捍卫和巩固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使人权能够得到充分尊重的理想和现实准则。

一九八六年期间，为了解决目前仍然是联合国所难以应付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我在这里所指的是顽固地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以及它的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有机会参加了立即促进纳米比亚独立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今年六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后宣言》再次重申，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是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基础。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委内瑞拉在那次会议上对通过这项决议给予了全力支持。委内瑞拉要求并坚决支持根据《宪章》第VII章的规定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以便使南非政策对世界和平不断的威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正在目睹着一种由来以久的动荡不安的局势，这种局势危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变得越来越危险。恐怖主义行动的升级毫不例外的威胁着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诸如生活的权利，争取和平、自由和信念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和目标能够为其使用恐怖手段来铤而走险地实行某种目标的行径开脱。我们相信国际的团结能够有助于我们采取旨在促进信赖气氛的共同努力，这种气氛将使我们能够铲除这种罪恶的表现形式。

吸毒和毒品非法走私的问题要求各国政府给予更多的严重关切。 必须通过国际合作采取坚定政策和有效行动来对付它。 这种政策和行动同样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人类正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拥有惩罚这些罪行的国际手段，并集中力量解决该问题的社会经济根源。 在第39届大会上，卢辛奇总统曾告诫人们注意毒品非法走私对各国内部和外部的安全所带来的威胁。 它甚至给国家关系带来变化。 用委内瑞拉总统的话说，这些威胁是：

“通过腐化手段扰乱政府，利用各种罪犯，把他们绑缚在行动、阴谋和同谋作案的网络上，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卷入其中，包括左派和右派的破坏分子直至公民中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打击公众生命的心脏。 它们的活动肆无忌惮地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已达到如此地步，以至毒品走私不仅威胁几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主权，而且正在成为国际冲突的一种危险表现，”(A/39/Pv.6
第21段)

根据上述观点，我要向秘书长及其助手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我们感谢他们在准备关于禁止滥用药品和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的国际公约草案中所作的工作。 这将使我们在短期内获得一项全面文本，其中载有许多会员国，尤其那些滥用药品及非法走私问题严重的国家的发言。 人们会记得，1984年危地马拉曾经建议缔结一项新的公约，以包括那些目前仍在生效的国际公约中尚未预见到的方面。

关于吸毒和毒品非法走私的国际会议将于1987年召开。 秘书长已经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以协调国际行动，同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在各个级别上进行斗争，并通过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未来行动纲领。 这两次会议都得到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

委内瑞拉保证支持加强联合国的工作。 我们将坚决地同任何企图使联合国无效或搁置联合国使之成为希望破灭的又一象征的企图作斗争。 我们要重申，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危机以及计划实施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希望采取多边行动找到困扰

许多国家的严重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必须采用合理标准，以使联合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金和人力资源。在这一集体努力方面，还需要各会员国的有力支持。

我们签署《旧金山宪章》的时候，就承担了我们一直毫不动摇地遵循的各项义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履行对联合国的预算义务的一个借口。

自从今年1月以来，委内瑞拉第3次成了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我们参加了在这里审议的各个微妙的问题，我们以均衡、节制和和睦共处的原则为指导，努力寻求可能的解决和缓和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

回顾秘书长向本届大会所作的报告，我们发现其中的阐述非常权威和理智。其中关于如何解决世界冲突的更为一般性原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考虑的余地。

我们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一个段落，它包含了当代多边主义应发挥作用的全部意义，在此我要冒昧地引用：

“巩固多边组织的现存结构并恢复其活力，是解决国际社会所面对的关于和平、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忽视这一必要条件就不利于更美好世界的未来前景。”（A/41/1.第2段）

我们支持这一观点。其实施将加强联合国在经济领域里行使更明确领导权的能力。让我们牢记以下不言自明的真理：许多经济问题的解决将带来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联合国任期5周年之际，我们要感谢他的杰出工作，他在工作中以尊严和奉献精神处理了我们这一最高多边机构所面临的挫折，并明确表现了自己的能力。

在这国际和平年的时候，我们重申我们相信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将毫不动摇地继续努力。我国渴望和平和发展，并正在为实现这两项

目标而奋斗，因为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马哈比尔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非常高兴地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乔杜里先生当选为大会第41届会议的主席。这是对他个人经历和外交才干以及他的国家所享有的国际地位的赞扬。本届大会将做出某些指导联合国今后数年工作的重大决定，我们相信他对本届大会的领导将对我们讨论的圆满成功作出巨大贡献。

我国代表团还和其他代表团一样要赞扬海梅·德皮涅斯大使，他非常出色地主持了大会上届会议以及关于非洲危急形势的历史性会议。

我们还要再一次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感谢他为和平事业不断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为促进联合国的作用及其效率所作的不懈努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已诞生25周年了。我们最近庆祝了我国成为共和国的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个相对新生的国家，并且在最近国际关系行为中出现威胁小国主权、安全和经济独立的动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大会上发言。

去年在纪念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所有会员国保证尽最大的努力加强我们的机构。一年后的今天，本届大会是在一场财政危机的威胁性阴影之下召开的，这场危机危及了联合国的生存。这场危机仅仅是一种更深刻的弊端的一个方面，而这种更深刻的弊端最终有可能打破四十年来如此艰苦地创造出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与合作的构架。

这种弊端表现在不断企图使弱国的主权屈服于强国的势力；不断发展的单方面主义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多边机构的破坏；有选择地解释和运用国际法来为狭隘的民族利益辩护；在国际关系中经常诉诸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不尊重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建立，贸易受到阻碍；由于主要货币国家无视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国际经济体制遭受破坏；由于国际金融机构没

有足够的力量，增长和发展受到了阻碍；发展中国家继续承受沉重的外债负担。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变革，这个世界不断地增加其相互依赖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所有这些情况，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加强多边机构，多边机构是国际体系的基石，是为了在主权、平等、经济平等以及国际法则的原则之上促进国际关系。

今天，藐视国际法则、无视联合国的决议以及强加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只是使解决有关我们全球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问题的困难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毫不奇怪，有这么多问题继续存在，继续列入国际立场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得到和平的解决。如果不能最后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成为我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深切关注的一个根源。

最清楚表明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的地方莫过于南非。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几百万南非人的剥夺权利和征服一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宣布为一种侵害人类的罪行。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残酷的镇压性措施，不断地发生流血和暴力事件，企图阻碍国际上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所有这些现在已经引起了几乎是全世界的愤慨。

南非被压迫大多数采取的和平示威、大规模反抗运动以及非暴力的行动遭受到日益残酷的镇压。各种形式的外交渠道都受到比勒陀利亚的拒绝。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仍然被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受到公然的藐视。

到底还要死了多少人之后才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呢？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现在仍然是加快种族隔离制度灭亡的唯一有效的和平途径，到底还要死了多少人之后那些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最有影响的国家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呢？到底还要死了多少人之后这些国家才不再把消除一个它们公开承认是“道义上错误的和政治上不可接受的”的制度的惩罚性措施看做是“不道德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呢？到底还要死多少人呢？

南非局势的严重性突出地表明了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这是清楚表明某些会员国缺乏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政治意愿的另一个例子。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深信，南非政权是不会就纳米比亚的独立进行诚意的谈判的。

从创立后的早期开始，联合国就欣然地采取行动反对侵略，在世界上的动乱地区建立一支力量。即使在今天，联合国在许多地区也仍然有维持和平部队，但是我们似乎不愿意在一块联合国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土上采取同样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批准了一项计划，保证通过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举行自由选举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且设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种族主义南非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而我们联合国的会员国只能袖手旁观无济于事。这是联合国在非殖化方面的光荣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来抹掉这一污点。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某些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注意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导致了持久的区域冲突，这些冲突似乎越来越不可驾驭。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继续发展，大量地破坏了这两个国家的精华，残杀了无辜贫民的生命，并且有可能发展到目前范围之外，因此造成了一种甚至更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当然，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时候已经到来。

中东的局势仍然没有改善，中东局势的继续发展不仅增加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而且也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现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成了被袭击的对象，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的事态发展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必须允许联黎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在黎巴嫩南部执行自己的任务。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我国政府仍然认为，只有在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都享有安全边界的权利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寻求谈判的解决办法，才能够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该地区的所有问题。*

* 副主席赫伦伯格先生（苏里南）主持会议。

中美洲的持续不稳定仍然是该地区严重关注的问题。我们相信，武装冲突的加剧只会恶化这一局势。因此，我们敦促开始和平谈判和对话的进程，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孔塔多拉和平进程，我们认为它是确保该地区和平的最有效的工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继续认为，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的基础是所有外国部队撤出这两个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支持联合国为解决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我赞成这样一个前提，即只有双方进行直接会谈，才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缓和紧张局势。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希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能够很快恢复实质性的对话，直到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联合国发起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其主题是“捍卫人类的和平与未来”。由此，联合国不仅认识到，实现永久和平要求每一个国家作出贡献，而且还承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减少核灾难的威胁，帮助捍卫人类的未来。然而，两个超级大国对停止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达成协议、最终走向军备控制和核裁军负有特殊责任。我国政府希望，气氛能够很快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两个超级大国能够表现出合作的精神，以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

核裁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由此而不重视常规武器的问题。常规武器的扩散和日益精良已经在发展中世界的地区和区域性冲突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苦难。经验证明，武器的集结不会达到它的目的，即提供安全，相反只会加剧紧张，引起猜疑，导致冲突。在一个物资需要日益增多、资源越来越有限的世界上，人类的技术进步应该被更好地用于促进发展，消除饥饿、苦难和匮乏。我们期待着1987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大会的召开，希望它能够明确地确定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制定出措施，促进所有人民的福利。

对发展与和平及安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正在加强。然而，现在所需要的是发达国家认识到，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一致努力，以克服全球经济中的结构不平衡和不平等，必须认识到多边机构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来说，世界经济体制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国家的需要。今天，这一体制的执行仍然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基本上仍然是初级生产国，它们现在不仅面临着所有商品价格陷于史无前例的崩溃，而且还受到一些基本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些基本变化是由于工业国家对物资的需求和物资的性质而出现的。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得新的材料可能取代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且还使得这些材料能够在初级产品无法运用的进程中得到新的利用。这些新的材料已经取代了一些矿产品，而某些发展中国家却正是依靠这些矿产品来改善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最近原油价格的暴跌对各地的石油生产国经济局势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迫使其中许多国家大规模地调整经济，以对付这些困难的局势。除此之外，尽管较低的油价可能已经改善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收支平衡，但财政资源转移和优惠性援助水平的剧烈下跌已经大体上抵消了这些利润。

发达国家自己也没有逃避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那些曾经是繁荣的地区和城市，现在由于石油工业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商业企业、甚至银行都纷纷破产；失业直线上升；政府和其他活动都由于收入下降而受到影响。因此，现在必须普遍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逐步提高石油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使它们上升到合理和相互有利水平。

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初级产品所得收入的依赖，进行使经济多样化和发展工业基地的努力。但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进入它们的市場，挫败了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强调，能否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来说具有关键意义。最近在埃斯特角达成的关于进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协定十分令人欢迎。我们希望，这一轮新的谈判能够导致消除国际贸易中目前存在的保护主义障碍和限制。

国际贸易体制的恰当运行是货币和财政稳定的必须条件。这一体制已经出现

了一些混乱现象，比如货币失调、不稳定的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体制无法取得稳定。

主要的货币国应该更加认识到自己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应该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它们的国内政策对国际经济制度具有影响。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破坏了国际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利益的协调和和睦对国际经济体制享有长期的连贯性、生存力和有效性来说极其关键。去年，一些迹象表明，一些国家承担了新的义务，推行以增长为主的政策，减低利率，调整货币，加强国内政策的协调性。然而，光是提出和宣布用意是不够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国际系统内的相互联系要求改进现存的安排，并建立新的体制，以便调动所有国家参加。这种体制应当充分承认并实现相互依存的事实。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必须在国际经济系统中发挥更加进步的作用。这些机构必须具备足够的资金和必要的灵活性，以便促进增长、投资发展的恢复。当获得优惠性援助和其它资金转让变得越来越困难时，这一点就更加重要。然而，在不放弃短期解决方法的同时，这些机构必须采取更加关心发展中国家长期需求的态度。

最能突出地说明国际经济制度不平等和不平衡状态的例子莫过于令人惊愕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现在这一外债已超过7千亿美元。单方面强加的高利率一直是影响外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每一个债务国发现自己正在扮演现代西西弗斯的角色，甚至今天被一个它想前一天已经减轻的债务负担压得更加喘不过气来。

发展中国家为了履行其外债义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内部调整措施，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地位：向发达的债权国净出口资本的国家。如果允许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继续存在的话，它将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并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那样，这将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波动。

调整国民经济和重新安排偿还债务期限不管多么具有创新精神，不但不会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法，反而会使国际经济制度危机层出不穷。去年9月在汉城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与会者认为有必要采用一种新的和全面的方法处理外债问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因此支持旨在推动将有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参加的有组织的政府间对话的任何努力和倡议。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青年占人口的最大比例。必须为他们的创造力、愿望和理想提供充分的机会和选择。经济萧条对青年人的机会起了遏制作用，并使他们的潜力受到挫折。只有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大的世界经济以及有秩序的国际政治体制才能有助于充分实现我们下一代的希望和愿望。

联合国在解决困扰国际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其结构和各个机构，并不断地检查联合国组织的各项计划和活动，以确保在保持有效性的同时跟得上不断变化中的全球社会的需求。18人小组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根本的和敏感的问题。该小组在报告中试图坦率地评论使联合国组织陷入目前困难状况的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无疑将提高其效率并使其完善的意义深远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充分参加对该小组提出的建议的讨论工作。然而，我们要提出告诫。在力求作出必要的改进的同时，我们必须保证不损害我们为实现联合国的宗旨而精心建立起来的结构和机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将本着这一精神看待对更大的财政和行政效率的追求。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联合国的决策作用决不能只归属于那些可望维护其政治和经济优先地位的国家。它必须符合和充分承认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我们面前困难重重。在对待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这一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如果要保持联合国的信誉，就必须使它更加有效。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组成联合国的正是我们——全体成员国。我们每一个成员国对联

合国的有效性都负有责任。只有履行这一集体责任，联合国组织的力量和有效性才能够增强。只有一个强大和有效的联合国才能给各国特别是小国的主权和独立提供保障和保护。因此，各成员国必须履行《宪章》的各项义务，严格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毫无保留地尊重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和主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得话，联合国系统将受到削弱并崩溃，基于实力的狭隘的利益将变得至高无上，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将成为一种风气。

去年，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特别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大讨论中停下来回顾我们的成就和失败。它是有益的，本应当振兴联合国组织并使它焕然一新，使我们能够从成就中得到鼓励和灵感，并吸取和牢记失败的教训，为迎接摆在面前的更重大的任务做准备。

当我们走向21世纪时，让我们不要把思想和眼光集中在过去。相反，让我们从过去中吸取智慧和经验，并充分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联合国成员国的重大责任，充满信心地、谦虚地奋勇向前，努力帮助为人类特别是年青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光明和更加安全的未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保护这一星球和各国人民幸福和发展的火炬传给年青人。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我荣幸地代表塞拉利昂代表团向主席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41届会议主席。我们知道他的伟大国家孟加拉国忠于本组织的崇高理想，他本人作为政治家和出色的外交家具有过人的能力，因此我们完全相信他会引导第41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圆满结束。

我们还愿向他的著名的前任西班牙的德皮涅斯先生阁下表示赞赏和谢意，他成功地主持了历史性的而且是难忘的第40届会议。

随着本组织建立以来第五十个年头的开始，我们继续面临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永久威胁。大规模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继续积累、各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的继续存在。国家间利用尖端武器和大规模兵力的侵略、以及使世界继续两极化为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情况，不断使世界笼罩着孕育灾难的危险阴影。尽管大会

上有着无休止的讲话和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对中美洲、非洲的一些地区、柬埔寨、阿富汗和中东的人民来说，和平仍然是一个梦境和缥缈的希望。对很多国家来说，狭隘的和自私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其政策和国际行为的基石，这些政策和行为违背本组织的原则、忧心忡忡的人类的呼吁和请求以及普通的行为道德准则。

也许在南非道德原则受到最大的侵犯、人类良心引起最大的不安，这里需要最紧迫的行动。南非的悲剧继续在痛苦之中被永久化。在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象南非政权那样完全无视其广大居民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谈到该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以及国际社会必须解决南非问题的越来越大的紧迫性，请允许我较广泛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有关南非问题的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生动地描述了南非政权的罪恶特征，它对种族隔离制度作了如下的看法：

“种族隔离制度作为社会的产物，其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它只是通过武力、制造人类灾难和剥夺和摧残成百万人生命而实现和维持的。”

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一致憎恨该政权，但在如何对付它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反调。鉴于通过几十年的谈判之后南非已经证明违背理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现在坚定地确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及其罪恶的仅存的选择办法就是对该政权实行有效的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但是，很遗憾，在国际社会艰苦努力几年之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仍然处于蕴酿状态，这与其说是由于南非对国际压力的抵抗，还不如说最明显的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国家的阴谋的存在，这些国家出于玩世不恭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这些压力。

这些与种族隔离制度合谋的国家制造各种理由，为其不愿履行《联合国宪章》以及作为人类成员应完成的义务而辩解。例如，我们听人说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制裁会给普通人民的生活带来艰苦，特别是黑人，而且制裁势必不会给南部非洲带来理想的政治变革，因为这些变革从历史上已经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效果的。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些话，即南非已经开始了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变革的进程，制裁只能破坏这一进程。

如果这些胡言仅限于社会传统范围内的，我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予以驳斥了。在此应指出，不管制裁会给南非被压迫人民带来何等不利影响，这种影响比起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让南非人民选择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而不是所谓制裁的弊病，不仅在逻辑上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南非被压迫人民坚决支持对制裁的呼吁，制裁的影响对它们已经非人的生存不会作出任何差别，他们以此表明对漏洞百出的推理和假情假意关切的蔑视。

对南非制裁的效果可以从南非政府对该问题的反应的疯狂性以及它现在正在精心安排回避这些效果的事实衡量出来。最近南非劳动部长皮特尔·杜普勒西斯给图图大主教提出了它称为是友好的警告，即主教对制裁南非的呼吁已经到了“最高叛国罪”的边缘。不久前，南非储备银行经理科克博士在报告今年上半年已有十亿美元资本流出南非之后，解释说加紧经济制裁的设想和继续的社会不安的新闻是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

那些试图以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比其他非洲国家同胞生活的更好的论调为种族隔离制度辩解的人，只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其他人都知道，在纳米比亚，白人的人均收入为\$8,000以上，而占人口92%的非洲人的平均收入只有\$188。卡内基基金最近的一份调查揭露说，南非乡村黑人中由于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患病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黑人人口的近一半生活在最低生存水平之下。另外，南非记者唐纳德·伍兹在一份给英联邦秘书处的调查报告中估计，南非黑人在物质生活方面至少比十二个其他非洲国家公民的情况要恶劣。而这些情况正发生在一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

我们还知道，当南非法院今年7月份否定了政权所实施的紧急法的一部分时，博塔总理轻而易举的发布了一条行政命令从而使法院的裁决无效。这使那些表示南非提供了这个大陆上绝无仅有的司法自由的说法变得很荒唐。

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它相信，当前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有必要的。在重申这一点时，我不愿低估在进行这项努力中为反对违反制裁的活动和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必要的援助使得前线国家能够顶住南非报复所需要的资源。

纳米比亚问题是南非违反国际法和本组织不能坚持其合法命令的突出例子。除此之外，纳米比亚的独立还由于不正确地把它与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而受到拖延。时至今日大家都应该清楚，古巴部队呆在安哥拉完全是安哥拉政府的主权决定，它有自由制定和执行其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决定自己的民族前途。古巴部队的撤出是安哥拉和古巴政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当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当对安哥拉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威胁得到消除才能开始撤军的进程。同时，把纳米比亚人民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将继续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唯一和真正的领导和有关国家的支持下继续进行下去。

西撒哈拉的问题以及当前的僵局只有通过谈判才能最后得到解决。据此，我们愿再次呼吁外国部队撤出并在这块领土上进行公民投票，以便西撒哈拉人民能够有机会确定自己的前途。在这方面，我们愿重申和再次声明我们支持安理会关于西撒哈拉的第45/50号决议，我们认为它是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可取的适当过程。

中东和平进程当前陷入的僵局，是针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和剥夺他们拥有自己家园的权力的后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其代价只能是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在占领和虐待下继续遭受苦难，以及这个地区的敌对行动有再次暴发的危险。我们认为，任何努力若急于从巴勒斯坦人民那里得到不合理的让步的政策的话，就不可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同样，任何想用没有代表性的巴勒斯坦人来取代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谈判伙伴的政策是短视的，并且只能进一步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缓解蒙上阴影。

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一起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的残暴活动并敦促占领当局对他们的安全需要采取一个明智的看法。他们应该承认一个镇压性的和残暴的邻国是不会使任何人喜欢它的。

我国代表团继续反对任何外国部队呆在柬埔寨，并对本大会在过去许多决议中对外国部队从那个国家完全撤出的呼吁未能被听取感到遗憾。

我们愿对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今年3月份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而提出的8点和平方案，从而大大推动了和平进程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们重申声援柬埔寨人民为实现自决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敦促冲突的其他各方参加谈判来执行愿意获得广泛支持的8点和平方案。

解决当前世界的许多问题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不可能通过急动的口号、虔诚和自以为是的讲话以及许多未能得到执行而令人感到疲倦的决议来实现的。非洲、纳米比亚、西撒哈拉、阿富汗、巴勒斯坦、柬埔寨和应该坐在我们当中的朝鲜人民都已对此感到厌恶和疲倦了。他们需要的是行动。在本组织存在了40多年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对威胁安全、和平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危机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加强本组织的信誉。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追求他们单独的利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怎么保证我们组织的成功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进步。

使得本组织的问题变的更加突出的是，在我们重申我们相信并继续支持联合国近一年之后，本组织就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形势。秘书长已经对这一危机作出了勇敢和迅速的反应，就危机提出了报告。今年5月份复会的第40届联大对此进行了讨论并部分地加以实施。这些行动为对本组织的问题进行准确的诊断和解决而必须进行的广泛而细致的讨论确定了调子和方式。

本代表团以同样乐观的精神看待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18人专家组的报告。这要求我们对报告进行细致的研究，保证对报告提出的建议达成最广泛的协商一致。

12年前，本组织在对富国和贫国间日益扩大的不平衡感到不安时，宣布了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在执行期间所表示出的犹豫不决和推诿损害了本组织为减少这日益扩大的差距所作的努力。许多象塞拉利昂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无法预测的外部经济力量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要求为困扰我们各国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找到解决办法，就必须进行不断的思考、进行诚实的和坦率的分析、要求所有人类作出共同努力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技术资源。

虽然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态度有令人高兴的变化，但非洲的社会经济形势仍然不稳定，令人感到担忧。许多非洲政府重新修整了他们的政策和重新制定了战略和计划，并不应该使国际社会感到安然自得。当前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根本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要解决它就必须采取持续的、长期的和以增长为目的的调整计划。

这就要求在国家一级适当主动和在国际社会概允合作——尤其是得到主要财政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连续几年采取持续和协调一致的行动。事实上缺少流动资金和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不足而加重了贫困和匮乏。无疑，非洲饥荒和粮食短缺引起的带来创伤的有些事件主要是由于资金流动不足和没有成效这些基本的限制因素所造成的。

我国政府已经通过并正在奉行经济复苏方案，为加速其执行，我国作了很大努力，并竭尽全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谅解。这并不容易。我国冒着不稳定的危险，因为任何政府试图在一个其大多数人民不接受的范围内活动都冒这种危险。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人们不能破坏民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应当有远见，提供更多、更可靠、经常和有效的援助，而不提非常强硬的条件，执行这些条件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今年春季在这里召开的关于非洲紧急经济局势的特别会议明确了需要采取优先行动的某些领域。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我们的努力，以实现有意义、有效和持续的发展。

为了在今后5年内支持和执行《行动方案》，需要有大笔资金。非洲首先必须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重新致力于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对长期和庞大的外债问题采取积极和同情的态度，将会对今后发展的前景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在发展中的某些伙伴勾销了由于我们执行基础设施投资方案所累计的大笔外债，他们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明智和恰当使用的债务救济减少经济和财政约束，给受援者提供喘息之机，如果方法得当则能改进复苏和重建的全景。

多年来，尽管困难重重，联合国存在的益处受到挑战，但联合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不容置疑，联合国已经成为保证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手段。尽管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情况使联合国的任务有时无法完成，但有鉴于秘书长、工作人员和成员国的决心、技巧和百折不挠精神，已经取得的成功大大超过了沮丧和失望。

任何国家，不管多小，都不能够傲慢孤立而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任何国家，不管其多么强大，也不能迫使其他国家俯首听令，或通过强有力的劝说使他们接受自己的信仰。所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相互依存的。联合国是这一不朽的自明之理的保证者。

塞拉利昂代表团在此庄严地重申对《宪章》中所载神圣理想的信念，并继续努力追求和平、稳定和进步世界的目标。

下午1点15分散会。